

頌·雅·風

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

徐迅著





頌·雅·風

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

徐 迅 著

北京出版社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颂·雅·风: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 / 徐迅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200-08549-5

I. ①颂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传统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 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5038 号

颂·雅·风——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

著 者:徐 迅

筹划出版:银杏树下

出版统筹:吴兴元

责任编辑:莫常红 简心怡

营销推广:ONEBOOK

装帧制造:墨白空间

出 版:北京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出 版 人:张跃明

发 行:北京出版集团公司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)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(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)

销 售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(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 邮编 102612)

开 本:889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:4.5 插页 4

字 数:109 千

版 次: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投稿邮箱:onebook@263.net 139-1140-1220

编辑咨询:133-6631-2326

营销咨询:133-6657-3072

ISBN 978-7-200-08549-5/K · 885

定价:68.00 元

(如存在文字不清、漏印、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10-61232263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何谓中国文化精神？所可标举者甚多，如气韵、意境、意蕴、性灵、情致，其中有天命，有鬼神，有天人合一，有忧患，有享乐。所谓文化精神者，实难尽说，其在有无之间。人莫不饮食也，故其有；鲜能知味也，故其若无。如必欲可说，则在汉字之间。

自汉字始，始有中国历史。有此历史，便有一精神在，其存于一切汉字典籍之中，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如先秦诸子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历史典籍，如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文学，如历代笔记，如见诸金石等文字。约略言之，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文字典籍相表里，不可分离，不可分析，无有分别，乃具足者也。

汉字“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”，乃为中国人之心识。心识者，可执持本源，执受流变，结生相续。无汉字，即无此心识。唯有此心识，为中国文化生命之本源，使其文化精神永不损坏，如安危相共，休戚相关。有此心识，方可追索文化精神，方可说中国人从何处来，向何处去。

此固然不为常人所能了知。圣人则不然，其直入中国之本源，洞察历史，昭显因果，故有曰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。圣人出，汉字立。其人仰观吐曜，观天文以极变；俯察含章，察人文以成化。于是画八卦，造书契，由是文籍生焉。

汉字之为德也大矣！其中有道，道心惟微。其时义亦远矣哉！

风云雷电，山川草木，古今之变，天人之际，于其中会通和合，茹今孕古。其道之显者谓之文，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。日月迭璧，山川焕绮，人世贵华，宇宙结响，故郁郁乎文哉。

此天意使然也。汉字因一大事因缘问世，此即中国文化之生死也。汉字因缘所生，缘起性空，因果流荡，无往不复。于中国人，汉字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。所尊者何？曰：人乃天地之心，参天地而居其中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。人有此汉字，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以天地演化生人为始，知天尽性、事天立命为终。于是有阴阳，有鬼神，有五行，有圣人，有君子，有小人，有贤不肖，有儒释道。此即中国人之“天命”也。

中国历史乃汉字因果之流转，中国人在此智慧海中流转而生生不息，悲欢离合，与之合而为一。是故，中国历史之依据，中国人精神之所在，集于汉字一身。所谓中国，无非汉字。何以故？汉字为中国之所有记忆，且为其所记忆本身，即中国人自我文化意识之根源。古昔即有“华夷之辨”，实乃中国人“自我”本体之执著。故曰：汉字与中国人同在，汉字在，中国人存；汉字灭，中国人亡。今世有名“中国”者，有名“汉字”者，有名“中国人”者，然未见有人说其因果流转，正不知天意如何也。

以上为《颂·雅·风》之大义也。

谨为序。

作者
于西山采蘋馆

目 录

序	1
颂	1
雅	49
风	91

領

頸
項
頰
頑
頤
頴
頤
頴

頸
項
頰
頑
頤
頴
頤
頴

掌凡乐事，播鼗，击颂磬、笙磬。（《周礼·春官·眡瞭》）

磬在东方曰笙，笙，生也。在西方曰颂，颂或作庸；庸，功也。（《周礼·春官·眡瞭》郑玄注：“掌凡乐事，播鼗，击颂磬、笙磬。”）

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。（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郑玄注：“大师教六诗：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。”）

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（《诗大序》）

颂，𠂇也，从页公声。（许慎《说文解字·页部·颂》）

颂者，宗庙之乐歌，《大序》所谓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盖“颂”与“容”古字通用，故《序》以此言之。（朱熹《诗集传·颂》）

颂之训为美盛德者，余义也。颂之训为形容者，本义也。且颂字即容字也。容、养、漾一声之转……所谓《商颂》、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者，若曰商之样子，周之样子，鲁之样子而已。何以三《颂》有样而《风》、《雅》无样也？《风》、《雅》但弦歌笙间，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；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，故称为颂。（阮元《揅经室集·释颂》）

庸即颂也。颂钟颂磬与歌声应，直言“颂”，重人声也。据此则《虞书》“笙镛”，“镛”字亦与“颂”通。（杨名时《诗经札记》）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（《易·系辞下传》）

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

（远古之初，谁能传道？天地未分，如何究考？）

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冯翼惟象，何以识之？

（混沌昏暗，谁能分清？元气充盈，何以分明？）

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
（明明暗暗，果有因乎？阴阳参合，何来何故？）
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惟兹何功，孰初作之？

（天盖九重，谁能经营？如此天功，谁初作成？）

（屈原《天问》）

其人据鸟兽行迹创文字。（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：及神农氏结绳为

治而统其事，庶业其繁，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蹏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于是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（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）

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

（初始建灵台，策划并经营。百姓齐努力，数天功告成。）

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

（初始勿急迫，百姓来相从。）

王在灵囿，麛鹿攸伏。麛鹿濯濯，白鸟翯翯。

（主君游灵园，母鹿卧悠闲。母鹿体肥健，白鹤羽亮鲜。）

王在灵沼，于牣鱼躍。

（主君到灵沼，池鱼齐欢跃。）

虞业维枞，贲鼓维镛。于论鼓钟，于乐辟雍。

（编钟并石磬，大鼓联大钟。钟与鼓和鸣，公堂乐融融。）

于论鼓钟，于乐辟雍。鼉鼓逢逢，矇瞍奏公。

（钟与鼓和鸣，公堂乐融融。鼉鼓声咚咚，乐师祝成功。）

（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）

其人登台以观天象。

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（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）故阴阳四时者，万物之终始也，死生之本也，逆之则灾害生，从之则苛疾不起，是谓得道。（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）

有人击壤而歌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（《击壤歌》，载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）

斗转星移，荧惑守心，占曰“天下易政，主去其宫”。

他得知王朝气数已尽，将有王者杀伐四方，于是登上鹿台，著玉衣自焚而死。

王者出兵之时，他们拦住他的马头。

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（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）

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。（《六韬·文韬·文师》）

王者持大白旗追至鹿台，亲射三箭，而后下车，以轻剑击之，以黄钺斩其头，悬于旗下。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略曰：武王驰之，纣兵皆崩畔纣。纣走，反入登于鹿台之上，蒙衣其殊玉，自燔于火而死。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。武王遂入，至纣死所。武王自射之，三发而后下车，以轻剑击之，以黄钺斩纣头，悬大白之旗。）

於皇武王，无竞维烈。允文文王，克开厥后。

（神威兮武王，功业世无双。郁郁乎文王，创业复开来。）

嗣武受之，胜殷遏刘，耆定尔功。

（武王承先志，克殷止残杀，终致大业功。）

（《诗·周颂·武》）

《武》乐美则美矣，然以征伐取天下，故未尽善。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：子谓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）《韶》乐可谓尽善尽美，听之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其可以治国也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韶舞。”）

神灵降临，其曰列祖列宗。

天保定尔，亦孔之固。俾尔单厚，何福不除？

(上天保佑你，江山稳且固。赐你得独厚，一切所有福。)

俾尔多益，以莫不庶。

(赐你得多益，一切皆丰庶。)

天保定尔，俾尔戬穀。罄无不宜，受天百禄。

(上天保佑你，赐你多福禄。万事皆相宜，得天赐无数。)

降尔遐福，维日不足。

(赐你福长久，或恐有不足。)

天保定尔，以莫不兴。如山如阜，如冈如陵。

(上天保佑你，万事皆盛兴。如山亦如岭，如冈亦如陵。)

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

(如川水来潮，万事皆助增。)

吉蠲为饋，是用孝享。禴祠烝尝，于公先王。

(沐浴备酒食，吉日供祭享。四季祭祖先，先公并先王。)

君曰卜尔，万寿无疆。

(尸神代祖言，子孙寿无疆。)

神之吊矣，诒尔多福。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。

(神灵已下临，赠你多福祉。人民原纯善，无非用吃穿。)

群黎百姓，遍为尔德。

(天下众百姓，教化守德行。)

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如南山之寿，不骞不崩。

(如月之恒常，又如日东升。又如南山寿，不损亦不崩。)

如松柏之茂，无不尔或承。

(如松柏茂盛，子孙代相承。)

(《诗·小雅·天保》)

寡人有闻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（《诗·商颂·玄鸟》）此非“天命”乎？

主君，深不可测曰“天”，无可奈何曰“命”。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；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德交归焉。”（《老子》第六十章）

寡人深恐鬼神为厉伤人，故以祭祀以要其福。以此言观之，似虽有鬼而亦不神耶？

主君，鬼神非无，然洋洋乎如在其上，但只为民之福，不为民害。故曰非其鬼不神，但其神不伤人耳。然非其神不伤人，实由圣人含哺百姓，如保赤子。与天地合其德，鬼神合其吉凶而已。若以道德君临天下，则和气致祥。

寡人观于此言，以安静无扰为主，行其所无事，则民自安居乐业，而蒙其福利矣。

主君，此与烹饪之道相若，然小国不足以言之。若大国，或有可为。（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：汤得伊尹，祓之于庙，燔以爟火，衅以牺瑕。明日设朝而见之，说汤以至味。汤曰：“可得而为乎？”对曰：“君之国小，不足以具之；为天子然后可具。”）其要在一个“和”字。若问：“和与同异乎？”对曰：“异。和如羹焉，水、火、醯、醢、盐、梅以烹鱼肉，燔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；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。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）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

（七月火星落，九月做寒衣。）

一之日觱发，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

（正月寒风起，二月风凛冽。无衣可挡寒，如何过年关？）

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。

(三月修农具，四月种庄稼。)

同我妇子，馌彼南亩，田畯至喜！

(咱家老和小，举火在田头，田官享饭酒！)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

(七月火星落，九月做寒衣。)

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

(春天阳光照，黄鹂鸣叫了。小女执箩筐，走在小路上，来采嫩叶桑。)

春日迟迟，采繁祁祁。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

(春日白昼长，白蒿满箩筐。小女心悲切，少爷要俺做婢妾。)

(《诗·幽风·七月》)

主君，五世之内，不可知何谓天下美味。主君之江山方才一代，知“化腥臊”已属不易。有曰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”可不察乎？

寡人亦闻：“小人之泽，亦五世而斩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；小人之泽，亦五世而斩。”) 美味其理有如是哉？

主君，天下美食断绝之时，亦天下斩主君之日也。可不慎乎？

寡人亦闻：“上古之世，民食果窳蚌蛤，腥臊恶臭，而伤肠胃，民多疾病。有圣人作，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燧人氏。”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 神农氏尝草别谷，教民耕艺，民始食谷，加于烧石之上。(高承《事物纪原》) 此乃上古之传言，其可鉴乎？

主君，“以木巽火，亨饪也”。(《易·鼎卦·象下》) “木”如柴、草之类；“巽”，风也，顺风点火。“亨”，煮也。“饪”，熟也。此乃“鼎”卦，下巽上离相叠。燃木煮食，化生为熟，有“除旧布

新”之义。鼎为重宝大器，三足稳重之象。煮食，则食物充足，故宜变革。

寡人有闻：九鼎已数迁。得九鼎者王天下耶？

主君，“黄帝始造釜甑，造灶，始蒸谷为饭，烹谷为粥”，（《事物纪原》）民始得遂养生之道。故则，利天下者，王天下也。

其人观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（参见《易·坤卦·上六》）

主君，“龙战于野”乃乾坤和合，阴阳交接。天地气交，则生云雨。此乃雷电云雨而已矣。“天地𬘡缊，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”（《易·系辞下传》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之所在，可不慎乎？

其人观天地以生，万物发陈，冰水消解，河水荡漾。（《礼记·月令》略曰：仲春之月，始雨水，桃李华，仓庚鸣。）

主君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（《易·系辞下传》）男女婚配恰当其时，可观阴阳和合也。“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故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不用令者，罚之。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”。（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）

有女不逢时，援琴而歌。

摽有梅，其实七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

（梅子已纷落，尚存十之七。男士欲求女，正是好时宜。）

摽有梅，其实三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

（梅子已纷落，尚存十之三。男士欲求女，切莫再拖延。）

摽有梅，顷筐塈之。求我庶士，迨其谓之。

(梅子已纷落，倾筐地上取。男士欲求女，定约凭一语。)
(《诗·召南·摽有梅》)

寡人有闻，梅者，酸涩之物，岂非少女怀春辛苦之年也欤？落梅时节，初甜也，嫁娶之际也。梅者，媒也。(参见《毛诗正义》卷一之五)

主君，婚嫁有“问名”之礼。她是那个国君之女，某一男人之妻，另一男人之母。换言之，她以公主身份嫁给她的丈夫，而她的丈夫又是那个国君的叔叔。(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略曰：楚之讨陈夏氏也，庄王欲纳夏姬。申公巫臣曰：“不可。君召诸侯，以讨罪也；今纳夏姬，贪其色也。贪色为淫，淫为大罚。以取大罚，非慎之也。”王乃止。子反欲取之，巫臣曰：“是不祥人也。是天子蛮，杀御叔，杀灵侯，戮夏南，出孔、仪，丧陈国，何不祥如是？人生实难，其有不获死乎？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是？”)

她已如此年纪竟宛如处子，岂非身怀绝技？寡人有闻，君臣和她私通，一行人在朝堂上与她嬉戏。可有此事？(《左传·宣公九年》：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通于夏姬，皆衷其袒服，以戏于朝。泄冶谏曰：“公卿宣淫，民无效焉，且闻不令，君其纳之。”公曰：“吾能改矣。”公告二子。二子请杀之，公弗禁，遂杀泄冶。)

主君，“居丧不言乐。祭事不言凶。公庭不言妇女”。(《礼记·曲礼下》)何况，与主君私通者，亦为主君之叔母。

胡为乎株林？从夏南。匪适株林，从夏南！

(为何去株之林？去找夏南。非去株之林，其实去找夏南。)

驾我乘马，说于株野。乘我乘驹，朝食于株。

(驾上驷马车，换驾株之野。坐上驷驹车，早茶株之邑。)

(《诗·陈风·株林》)

他乘驷马车到她前夫的封地株之野，改乘驷驹车再奔株之邑。（《公羊传》隐公元年何休注云：“礼，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。……天子马曰龙，高七尺以上。诸侯曰马，高六尺以上。卿大夫、士皆曰驹，高五尺以上。”参见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）

主君，您淫于叔母，竟不避讳她的儿子夏南？他身为公族，位居大夫，况乃夏氏主人，岂非无羞耻乎？

他们在她家里饮酒作乐。

爱卿，她的儿子长得很像你。

主君，她的儿子长得还是像你。

他容忍其母，却不甘其父受辱。他趁他的堂哥也就是主君酒醉欲回之际，“自其厩而杀之”。（《左传·宣公十年》：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。公谓行父曰：“微舒似女。”对曰：“亦似君。”微舒病之。公出，自其厩射而杀之。）

主君，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得失。其人曾“杀三夫一君一子，亡一国两卿”。主君所欲娶者，正乃其女也。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略曰：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，其母曰：“子灵之妻杀三夫、一君、一子，而亡一国、两卿矣，可无惩乎？吾闻之：‘甚美必有甚恶。’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。苟非德义，则必有祸。”）

爱卿亦有心乎？有人说爱卿为人体貌闲丽，口多微辞，又性好色，劝寡人不要让你出入后宫。

主君，体貌闲丽，所受于天也；口多微辞，所学于师也；至于好色，臣无有也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
（桃花何妖艳，灿烂若红霞。送女去出嫁，相配好人家。）

桃之夭夭，有蕡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